



## 北国风



## 嫩江玛瑙

□安文生

不知何时起,嫩江县城开了很多家玛瑙店。“乱世黄金盛世玉”。或许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之后,开始了有精神文化需求。欣赏精美的石头,收藏心仪的玛瑙,也是一种雅好。

其实,身为一个嫩江人,小时候就开始接触玛瑙文化了。我上学的中学校园后面就有两个大沙堆。课间休息的时间,我常常去那里寻宝。听大人说,那种半透明的,有光泽的石头叫“火石”。从字面意义上,我理解为,能够摩擦取火的石头。现在才知道,那就是玛瑙的一种别称。石头黄色的居多,偶然能捡到深红色的。那种浓郁的红,比晚霞日照更深遂一些。我曾经有一块心形的,随身携带很多年。

那时住宿舍,临睡前我都要看一眼心爱的石头,还给它取了名字,叫“琴”。或许是玛瑙那种带状条纹结构,让我想起了竖琴。上课时也悄悄带着,放在课桌的抽屉里。仿佛有它在,就可以安心。

后来就不仅仅满足于火石了。开始追求奇形怪状的和特别材质的。现在了解到,原来那就是冰化玉、木化石,属于嫩江玛瑙的伴生石。

1992年,我在联营商店看到一条玛瑙项链,标价70元。对于当时正住宿、一星期10元生活费的我来说,实在是有点贵。于是一直没有买,只是记得那种暗红色的厚重。

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只普通玛瑙手镯,标价一二百元。虽然看上去格外的红,但我已经知道,那并非天然,来自于高温烤色。嫩江本地的天然玛瑙镯子,都在千元以上。北红玛瑙的价格,随着人们的喜爱逐渐升高。

有一次,我还带了自己家的两块石料去玛瑙厂加工。那么大的石块,却出不了一只镯子。因为它中间有裂纹。最后石料变成了我腕间的珠串。看着自己的原石,成为饰品,那感觉还是不同的。原料上微少的泛黄,成了白玛瑙珠串上偶尔的俏色,让人觉得格外有意义。

收藏有瘾。很少有哪个爱玛瑙的人,手头只有几块的。他们经常是越买越多。有时,只是去店里逛逛,却无意中对其中的一块觉得有眼缘,不知不觉之中,就又带了回来。

时间久了,我也开始知道山料和水料的区别。来自山上的玛瑙,块大,但石头表面多因土浸而颜色暗淡。而出自嫩江流域的各个砂场,伴随工程石料一同出水的冲水玛瑙,块头小些,但润泽明亮。

盛夏炎热干燥,腕间的镯子也失去了最初的色泽。按玛瑙店主的嘱咐,我把它浸在了水里。第二天再戴,手镯就像最初一样,水头十足了。

爱美石的人,还成立了“石协”。虽然我不是其中的成员,仍旧和他们一样,关注着、挚爱着嫩江玛瑙文化。



嫩江玛瑙。



扫描关注  
北国风

## 小镇戏园子

□马雁凌



早年戏园子。

了。每当我看了一出戏,总能记得一两个情节,三两个动作。其中,用手绢挡着脸装哭,就是我的拿手好戏。一次,我学戏中丫鬟挨打痛哭的情景,引得五六个孩子一起哭,那哭声传出去很远,前后趟房的人都往我家跑,一边跑一边问:“这些孩子哭啥?”

东邻西舍的孩子都爱来我家玩,那时,我就充当演员,现买现卖,把自己看戏学来的点点滴滴演给小伙伴看。我事先站在被垛帘后面,等他们在炕上、地上、窗台上坐好之后,我就从被垛帘后面走出来开始“演戏”,有时哼唱几句,有时“耍手绢”,有时舞动两根板条当刀枪。当然,我也会几个“高难”动作,拿两根细细的小棍儿,学人家刀马旦耍花枪。耍得好时,小棍儿也能转动几下,要不好时,小棍儿常常打了自己。一次,一脚把小棍儿踢到对面那个孩子脸上了,小棍儿把那个小孩脸颊刮了一个红红的凸起的印子。

戏园子给了我最初的看戏的乐趣,使我感到了舞台的神奇,使我感到了舞台的魅力,我被戏园子深深地吸引。模仿,是小孩子的天性。看完一出戏,我总要模仿。一次,看到戏中有个女人服毒:把药放在手心里,往嘴里一扔,一扬脖子就把药吞下去了,然后,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了。这个场景令我有很强的模仿欲望。一天,趁母亲不在屋,我和与她同是4岁的邻居家的小女孩一起,蹲在我家柜盖上,你一粒,我一粒,硬是把二寸高的药瓶里的大半瓶鱼肝油丸都囫囵咽下去了。等我母亲发现时,吓得不轻,急忙喊来那个女孩的母亲,她们恐怕我们被药死,硬逼着呕吐、喝豆油,还用自行车送去了医院。好一顿折腾,医生说:“幸好是鱼肝油丸!”母亲吓唬我:“你再祸害药,药死了就找不到妈了!”见我不吭声,又说:“药不死也不领你去看戏了!”听说不领我去看戏了,我觉得后果严重,这才哇地一声哭了,连说:“我再也不敢祸害药了!”

看戏必须有时间,母亲上班,一年到头总是踩缝纫机,晚上回家还要收拾屋子、照看我和妹妹。我想看戏时,她常常没时间。后来,远在农村的舅舅来了,摆出一副长住的态度。母亲就让舅舅领着我和妹妹去看戏。那年,我6岁,妹妹3岁。舅舅也是戏迷,很乐意接受这份美差。他带我们去看戏时,他背着妹妹,我扯着他的衣襟,我们连跑带颠,直奔戏园子。检了票,进了戏园子,找到了座位,三个人总算安顿下来了,这时,我才长长出了一口气,双眼紧紧盯着戏台,只等开演了。

## 捂柿子

□何佳

房背阴处的缸中,并捂严实缸盖,不透风、不进空气。

“捂春”“捂冬”。一个“捂”字让左邻右舍的伙伴们想起了与棉花一样暖和的东西。于是,我们纷纷回家。

趁着大人不注意,偷偷溜进自家菜园,摘几个柿子放到棉衣、棉裤、棉絮、棉被里。每天,只要大人不注意,我们就悄悄地掀开衣柜里的棉衣看几眼……然后,再凑在一起各自说着捂柿子的状况。那种交谈是喜悦的、美丽的,那种等待是焦躁的、是抓心挠肝的、是上蹿下跳的……每人内心都有无数的想法,最终败给两个声音:一个说没熟,一个说熟了。几个回合下来,却又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,捂的柿子里面一定是拉红线了。于是各自再回家,神秘地拿出一个柿子,找个背人的地方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大口,那种青涩、发苦,还有些不味的感觉让人连连作呕。纵使,眼泪都咳出来了,可抬起头,内心还是对捂在棉衣中的柿子充满了熟的期待。

一日傍晚,突然听到了伙伴大军在他父亲皮带下发出鬼哭狼嚎的声音。

原来,他“东窗事发”。捂的柿子烂在了棉被里。我们一边埋怨他不该捂在容易

渐渐地,观众几乎坐满了,戏院里黑压压的一片。只听锣鼓家伙一齐响了起来,幕布徐徐拉开,舞台骤然亮了起来。我毫不吝啬地使劲鼓掌,欢呼演出开始。

一天晚上,戏院里演出的是黄梅戏《天仙配》,正演到天兵天将逼迫七仙女回天宫、牛郎挑着俩孩子追赶那一幕,妹妹开始闹着要回家,怎么哄也无济于事。舅舅一边唉声叹气一边说:“这就走这就走。”可是,就是不动身。妹妹索性大哭。前后左右的人都往我们这里看。直到我都觉得脸发烧了,舅舅才背着妹妹慢慢腾腾地往出走。我气难平、很难消,关键是我一直在想:牛郎挑着俩孩子能飞起来吗?找不到七仙女,那俩孩子吃什么呀穿什么呀?我气鼓鼓地对舅舅说:“舅,以后咱俩来,不带她!”舅舅说:“不带她来,你妈怎么做活?”我心里想:“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自己去看戏!天天看!谁也不带!”这时,妹妹早已在舅舅的背上睡着了。回家的路上,我和舅舅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土道上,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。

那时,过年时家里贴着几幅画连成一联,四联组成一套的年画。年画下边有简单明了的文字,看了年画再看戏,或者看了戏再看年画,两相印证,加深了我对剧情的理解,或者说加深了我对年画的理解。

当年,我虽然年龄小,但是,从中学学会了爱憎,学会了善良,学会了助人,学会了坚强。甚至,那些戏曲影响了我的。人生。满门忠烈的杨家将,武艺高强的穆桂英,善良多情的白素贞、敢爱敢恨的刘巧儿,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以至于,1978年,我在《北方文学》编辑部诗歌组学习时,与省京剧团同在跃景街16号大院办公,看他们练功或排练时,颇有似曾相似之感,恍惚中,又回到了童年的戏园子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黑龙江省七城市文艺汇演在伊春举行,我当天采访,当天写稿,次日见报,写了多篇戏曲演出侧记,受到读者好评。佳木斯市一位主管文化的副市长感慨地说:“没想到女记者会看戏,没想到女记者写稿这么快。”我一边谦虚着,一边想:幸亏小时候看过那么多戏!由此,更加怀念昔日的小镇戏园子。

转瞬,离开小镇43年了。小镇戏园子是哪年哪月拆除的?已经无从考证了。2019年初秋的一天,我再次回到小镇,站在当年戏园子的位置,遥想当年在戏园子看戏的情景,心中充满感慨,恍如隔世。

小时候,捂柿子有那么多的故事。有一年,我又将未熟的柿子拿到棉衣中捂,足足捂了一周,柿子都软了也不变色。气得我都想摔了,不知是谁说:“捂那么长时间了,总比地里青的好。”谁知,他咬一口后大喊:“好吃!”伙伴们每人都小口地咬了一点。那种酸甜的味道,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在我们舌尖、胃肠、肺腑回味无穷。后来,听母亲说那种柿子叫“贼不偷”,成熟时是绿色的,成熟后还是绿色的,人们很难辨别成熟与否。即使小偷来了也会因为不熟而放弃了偷的想法。

“贼不偷”以不变的绿色混淆了我们的认知,却遮挡了我们的“毅力”。每年我们依旧用棉物“捂柿子”,虽胆战心惊,却也不胜其美;虽有失败,也有过成功。如今,我已离开煤矿多年。在家庭、生活、工作面前,早已淡忘了“捂柿子”的事。只是在每年柿子上市时,面对万千的、黄的、绿的等品种众多的柿子,我思绪万千。似乎看见了童年的伙伴,听到了在那个肆无忌惮、无忧无虑的岁月撒下的一串串真挚的哭声和笑声。



扫码听朗读版《土豆情结》朗读者/邵晶岩。



## 土豆情结

□贤哲

土豆,学名马铃薯,在我们黑龙江习惯称它为土豆。

每逢春天,妈都会带领我们像其他村民家一样,将储藏在屋地下面菜窖里上一年的土豆拣出来,挑选那些长得好的,用锋利的挖刀一小块儿一小块儿地分解,分解出来的那些小块块儿上,都会有一个露出很小的芽头儿或还看不出有芽儿的凹陷处。听妈说这是要当种子去种,我好奇地问妈为什么不整个地下种却要这样费事去抠挖,妈告诉我说因为每个凹陷的坑儿都能生芽儿,一个芽儿就能长出来一棵土豆秧子,整个去种也只能长一棵秧子,是浪费。妈就这样地挖啊挖的,不到半天工夫,就挖出来小山般的一堆。然后,爸妈在我们兄弟姐妹甚至邻居的帮助下,将这些分解了的土豆碎块儿,装进麻袋,运到泥土黝黑的自留地。爸妈小心地将那些碎块儿从袋子里倒腾出来,用柳条筐装上,再一块儿一块儿熟练地种进事先犁出的垄沟里,然后再用犁合上垄沟的土。爸告诉在一边帮忙装种子的我说,到这一步,土豆就种好了。第一次看见这情形,我很怀疑能有土豆从土里长出来。

过了几天,我跟爸去地里玩儿,却清楚地看见一行行墨绿的土豆苗苗儿。日后,经过爸的精心侍弄,秧苗长得又快又好。当秧苗没过我小腿时,顶端陆续开出一层层淡紫或乳白的小花儿,微风拂煦,看着花儿在叶子的扶持下跳舞,又闻着一缕缕花儿散发出来的清香,真的很惬意。在劳动间歇,爸走过来,碰醒发痴的我说,来,咱们抠几个新鲜土豆,回家炒了吃。爸说着,用手指试探地挖开土豆秧子根部的泥土,轻轻摘下挂在根须上鸡蛋大小的乳白色新土豆。做这些时,是绝对不能弄伤根须的,否则就会影响其它尚未长成的小土豆生长,甚至会导致整棵秧苗突然死亡,而那一嘟噜一嘟噜的没长够大的土豆孩子也必然会跟着夭折。

回到家里,妈嘴上嗔怪爸弄新土豆吃是败家,手里却早将粘着泥巴的土豆清洗干净,不一会儿,就将炒好的土豆片儿端到桌上。我贪婪地夹起几片儿放进嘴里咀嚼,发现真的是比老土豆香嫩。



土豆丰收。

秋天,爸拴了老牛,亲手扶着犁杖,稳实地犁开秧子已经干枯的土豆垄。犁铧走过的地方,顿时如一个长长的豆荚被剥开膨胀的肚子,白花花的土豆如一颗颗硕大的珍珠,密密麻麻地散落在湿漉漉的黑土上,丰收的景象真是盛况空前。妈和我们总是兴奋地跑上去往筐里收土豆,几乎忘了萧瑟秋风正在干巴巴地刮我们的脸和手。等全部做完收土豆的活儿,我们的脸和手都被冷风吹得如粗糙的麻土豆皮儿,感觉既辣又痒还疼,不过,丰收的喜悦已大大地冲淡那个不良的感觉了。

将土豆从地里运回家,要装进地窖,但不能马上下窖,要在外面的空地上堆起来,为防止变青绿和有辣味儿要保证不让秋风吹着,更不能被太阳暴晒,得及时覆盖上一层土。这样放上一段时间,上大冻前,土豆体内多余的水分干得差不多了,地里的秋儿都收拾完了,也就到了土豆下窖的最佳时机。在全家齐动手做这件事情时,爸妈总是叮嘱我们小心,不能把土豆的薄皮儿磕破,因为那样容易腐烂。

在漫长的冬天,窖里的土豆就成了下一年的种子和家里的常饭常菜。当主食吃时,烩土豆、面得起白沙,而将土豆粉碎蒸出来的土豆倅倅则又有咬头又醇香;农村拿土豆当菜吃时,花样儿可就太多了,比如,干炖土豆、土豆酱、干豆角丝炖土豆、茄子干儿炖土豆、纯炒土豆片儿、炒土豆丝儿等等;另外用土豆加工出来的粉条炖猪肉,可是东北最有特色的大菜。早些年,如果想对谁进行最盛情的款待都会许诺说,来吧,猪肉炖粉条子可劲儿造。

我尤其怀念小时吃烧土豆的情形,那时由于物质匮乏和家庭经济条件不好,冬天夜长,妈总是在烧过饭的灶坑余火里埋上十几个土豆。等我们把晚饭消化差不多而饿了时,妈便从余温尚在的灰烬里扒拉出一个个散发糊香的烧土豆。我们吃了,心里踏实了,钻进被窝里,很快就睡着。

土豆就是这样方便种植方便储存方便制作菜肴,甚至它的食用药用等用途也越来越多地被认可的特点,以及它象征的沉静、内向、沉稳的性格等诸多优点,都是我所尊崇的。

实实在在地说,无论今天或将来,物质生活水平会如何地提高再提高,我都离不开土豆。